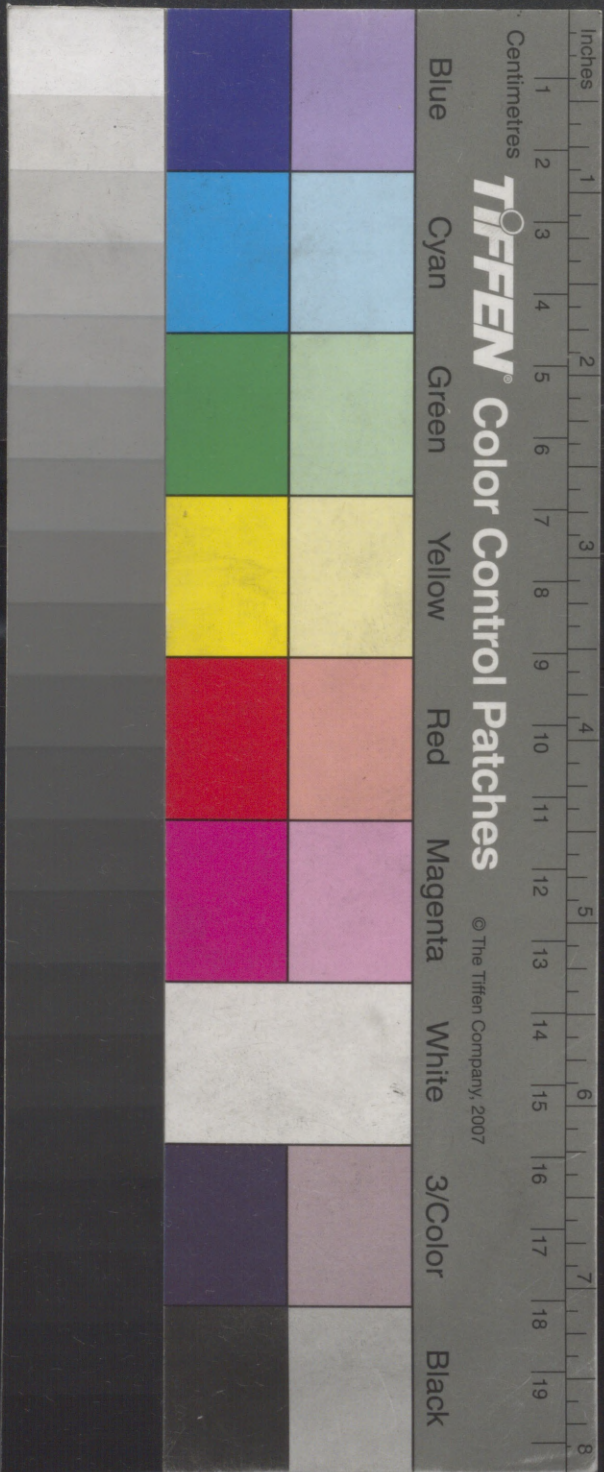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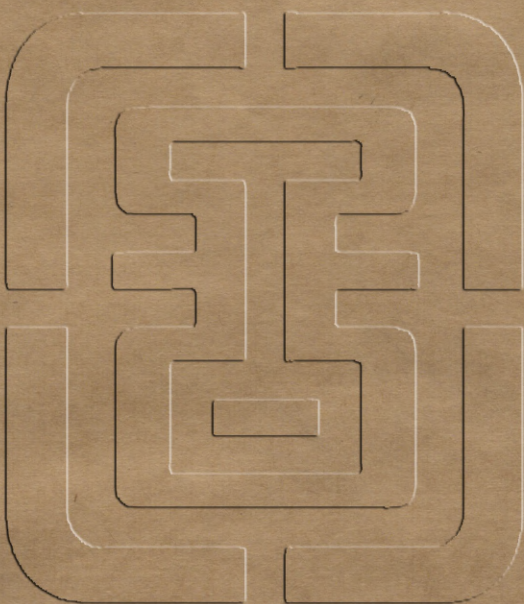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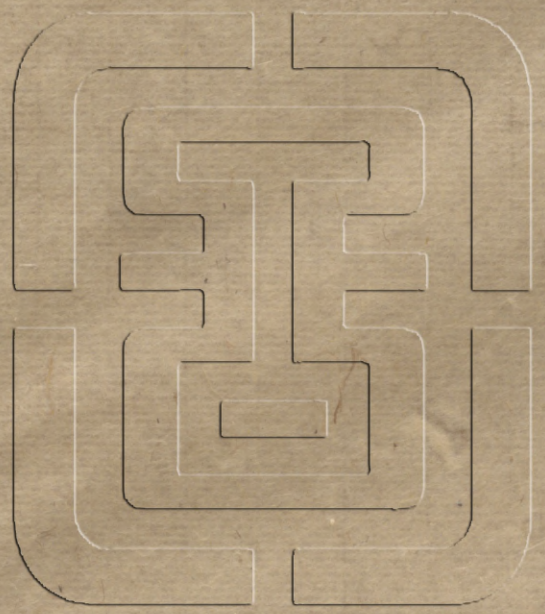




二百五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一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齊詩國風一

喬樞謹案史記儒林傳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漢書藝文志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又云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志敘六家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固者據漢書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卽本諸轅固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至三十九卷蓋合內外傳言



之歎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惠之祖百福之宗萬

物之戶也

藝文類聚五十六北堂書鈔一百二太平御覽六百九

案詩緯多齊詩說觀漢書翼奉傳稱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孟康引詩內傳與沘麻樞推度災合是其明證

喬樞謹案詩緯隋書經籍志題魏博士宋均注十八卷阮孝緒七錄云十卷篇目曰推度災曰沘麻樞曰含神霧漢儒翼

奉郎顛之說多出於此蓋齊詩之學也鄭君箋詩如十月之交篇即用之說詳詩緯集證

又曰詩三百五篇

詩譜序正義

詩者持也

禮記內則正義

在於敦厚之教

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成伯璵毛詩指說補凡喬樞所

增緝者加補字別識之下倣此

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臯聞之者足以戒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詩道然也

說郛補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

太平御覽

學部三補

喬樞謹案鄭君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與翼奉說及詩沘麻樞合是漢世緯學皆用齊詩之驗

樂動聲儀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王褒四子講德論稱傳曰文選李善注云樂動聲儀文補

喬樅謹案樂緯言樂者移風易俗及陳俗利巫云云與匡衡

說齊詩合

樂稽耀嘉曰先王之惠澤在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

說郛補

漢書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案班固言孔子純取周詩則不以國風二雅兼有周以前作也

喬樅謹案班固漢書多用齊詩如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皆據齊詩之文固之從祖班伯受齊詩於師丹蓋傳其家學也孔穎達詩譜序正義曰毛詩有三百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佚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識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獨舉周代數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頌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也



又曰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周南召南

喬樞謹案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馬瑞辰曰周召分陝而詩各繫以南者南蓋商世諸侯之國名也逸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寵貴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是爲古二南分國之由周召二公分陝蓋分理古二南國之地故周召各繫以南竊疑樂記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

公右文正相連所謂南國當卽二南之謂疆理南國使二公分治之其屬周公者爲周南屬召公者爲召南故下卽繼以左周右召周召皆爲采邑不得名爲國風故編詩必繫以南國之舊名也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注南音南方南國之音蓋以南爲古國名故於南方下更繫以南國也云南音者蓋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皆繫以國名也云周召取風者蓋二公分治南國之地因取南國之音以爲風猶衛之兼有邶鄘因取邶鄘之音以爲風也

焦氏易林大過之頤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民悅以

喜補



喬樅謹案焦氏易林皆齊詩說如小畜之小過曰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妬之无妄曰關雎淑女賢妃聖偶與匡衡說齊詩及推度災言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合其證一也謙之小過曰采芣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與漢書匈奴傳詩人作刺說合其證二也萃之蒙曰家伯為政病我下土與古今人表太宰家譌作家非是伯語合其證三也訟之大有曰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為與馮奉世傳贊以小弁為伯奇之詩合其證四也頤之漸曰姬輿姜望為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疆子孫億昌與諸侯王表序引詩大邦惟屏及高惠文功臣表序言燕齊之祀與周並傳說合其證五也夬之頤曰二至靈臺文所止遊

雲物備具長樂無憂與汜厤樞言靈臺候天意合其證六也坤之小畜曰陳力就列騶虞悅喜與禮記射義及儀禮鄉射注言樂得賢者眾多以充其官說合其證七也革之賁曰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與齊詩五際以午亥為革命合其證八也噬嗑之坤曰甲戌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達性任情各從其類與翼奉齊詩五性六情說合其證九也巽之比曰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與郎顛引汜厤樞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合顛言四始之缺五際之阨皆據齊詩其證十也今於易林稱述詩語者備錄之以廣齊詩之義又案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藝文志言易家田和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孟卽孟卿



皇清經解續編 五  
子喜焦延壽所從問易者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  
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喜又從田王孫受易得易  
家候陰陽災變書是亦齊學也

周南關雎

漢書匡衡上疏曰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好信而  
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  
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案漢書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又曰臣聞家室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  
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  
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人  
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

又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  
民之父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  
理萬物之宜

喬樞謹案匡衡受齊詩於后蒼則此言聞之師者是后氏詩  
說也

儀禮鄉飲酒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鄭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  
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



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昔太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

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

聞

燕禮注同補

喬樅謹案漢書藝文志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勝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儒林傳云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經典釋文敘錄云禮古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鄭君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焉后氏爲轅生再傳弟子儀禮與齊詩並出自后氏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故於笙閒之篇未聞知其所稱詩義皆本之齊說矣



燕禮鄭注周南召南之詩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補

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莫得賢妃正八嬪宋均注八嬪正於

內則可以化四方矣御覽一百四十五皇親部

喬樅謹案八嬪趙在翰云八當作九字之訛也周禮九嬪屬

天官嬪婦之美稱也賢則稱其職矣喬樅謂趙說非是古者

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為適妻餘皆為嬪孟子引詩刑於寡

妻趙岐注云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八妾即此所謂八

嬪是也

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

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

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補

喬樅謹案鄭君儀禮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房中之樂歌后

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即此所謂歌關雎以感之也漢

書杜周傳贊云庶幾乎關雎之見微與此同意胡承珙云春

秋緯言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僖二十四年

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預注以

為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

易林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

補

喬樅謹案關雎乃后妃為文王求嬪故鄭君儀禮注以為言

后妃之德此據齊詩為說也余友張教授冕云詩推度災曰



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然果誰正之莫可知也據易林語則是后妃爲文王求少姜而得之矣妃之无妄曰關雎淑女賢妃聖偶此言非無據而得云然也

又妬之无妄關雎淑女賢妃聖偶宜家壽母福祿長久補

喬樅謹案履之頤作雎鳩淑女聖賢配耦宜家受福吉善長

久文與此小異

又晉之同人貞鳥雎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悅喜補

漢書外戚傳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補

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補

喬樅謹案孟堅此言即本論語哀而不傷爲說漢興論語有

魯齊之學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其章句頗多於魯云

班昭女誡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天地之宏義人

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

不可不重也補

喬樅謹案曹大家言關雎與匡衡義同蓋用齊詩說傳其從

祖班伯之學也

後漢書郎顛拜章曰夫救奢必於儉約振薄無如敦厚安上

理人莫善於禮修道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

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濁

其本者末濁

喬樅謹案范史不言郎顛爲治何詩然觀其所稱四始五際



乃齊詩之義則稚光習齊詩可知也齊詩與禮學並后蒼所傳后氏兼通詩禮故其說詩多與禮相比附如稚圭上疏以禮解詩稚光拜章以詩證禮皆守其師說也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補

喬縱謹案荀爽此說是據齊詩爽嘗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則太邱家學爲齊詩確有明證荀爽之學太邱所授則其治詩亦皆爲齊可知也觀其對策所稱聞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卽本翼氏之義尤足驗其所習之爲齊詩後漢書本傳言爽著詩傳而隋書經籍志不著錄蓋亡佚久矣又轅固生作

詩內外傳荀悅漢紀特著於篇亦可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也

###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喬縱謹案此言致其貞淑不貳其操與易林晉之同人云貞鳥睢鳩執一無尤義同觀此則焦氏之用齊詩昭然無疑矣

班固西都賦窈窕繁華

補

禮記緇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仇匹也

補

喬縱謹案禮大小戴氏之學皆傳自后蒼蒼治齊詩以通詩



禮為博士見漢書儒林傳攷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  
儒林傳言傳禮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也禮記  
正義引熊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  
六藝論又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禮八  
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詩禮淵源既同一師則二戴禮記中凡所引詩皆當為齊詩  
之文矣鄭君此注與詩箋義異蓋禮家舊說多主齊詩故鄭  
君據以為解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桓寬鹽鐵論執務篇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  
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補

喬樅謹案桓次公鹽鐵論皆用齊詩如以免置為刺義與魯  
韓毛顯異以鳴雁為鴟文與魯韓毛並殊以出車為周宣王  
詩與班固匈奴傳合是其證也

葛覃

儀禮鄉飲酒鄭注葛覃言后妃之職補

為絺為綌

易林兌之謙葛生衍蔓絺綌為願補

服之無射

禮記緇衣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  
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補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斲三家今文皆作射鄭君此注亦與詩



箋義異

卷耳

儀禮鄉飲酒鄭注卷耳言后妃之志

補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

易林鼎之乾傾筐卷耳憂不能傷

補

我馬虺隤

易林乾之革元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

師之臨震

之艮文同補

我姑酌彼金罍

班固東都賦列金罍

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有罍尊鄭氏曰上蓋刻為雲雷之象

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櫺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

從木雷聲鼻櫺或從缶壘櫺或從皿罍籀文櫺鄭氏此說是

據齊詩之義食貨志注引鄭氏稱詩葉有梅作葉與魯韓毛

文異知其據齊詩也應劭漢書音義引詩酌彼金罍以為畫

雲雷之象以金飾之與刻木義微異應劭蓋從魯詩之說

我馬元黃

見前易林乾之革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班固幽通賦葛藟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

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

皇清臣孫寶暉

齊詩遺說攷一

七



安樂之象也文選李善注引

喬樅謹案穆木韓詩作杓槩之魯詩作藁則曹大家所引之為齊詩信而有徵矣

葛藟榮之

儀禮士喪禮鄭注慎讀若詩曰葛藟榮之之榮補

喬樅謹案毛詩葛藟榮之釋文作帶云本又作榮說文作榮攷說文榮艸旋貌也引詩葛藟榮之然則帶榮皆榮之段借字毛傳榮旋也說文榮收卷也收卷即旋之義

螽斯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祈螽斯補

喬樅謹案爽策言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

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與郎顛條便宜七事大旨畧同

宜爾子孫

漢書敘傳宜爾子孫天天伸伸

桃夭

易林師之坤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且多男為邦君謙之夬否

之隨噬嗑之大濟大過之蹇解之歸妹同補

又師之坤春桃萌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樂無憂補

又困之觀桃夭少華婚悅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補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則桃夭之詩蓋當時實指其事也張冕云桃夭如為民間嫁娶之詩大學何由即指為實能宜家而可以教國詳易林之語似是武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喬樅攷說文云杝木少貌詩曰桃之杝杝媿巧也一曰女子笑貌詩曰桃之媿媿許氏兼載三家之詩訓杝為一木少貌與易林桃夭少華義合是用齊詩之說其作媿者殆魯韓之異字與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鄭注云天天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兔置

易林坤之困兔置之容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補

喬樅謹案劉向列女傳引詩云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此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即不怠於道之意是齊詩之解與魯詩義同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鹽鐵論備胡篇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干城腹心也

補

喬樅謹案此以免置為刺詩者攷左傳郤至說兔置詩云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身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



則公侯能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是亦以免置爲  
刺卽齊詩之說所本也馬瑞辰曰按太平御覽引白虎通天  
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  
是干城爲諸侯城名何休公羊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  
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干城當卽軒城之省左氏傳公侯所  
以扞城其民也謂設城以爲扞衛因名扞城與白虎通訓干  
爲禦義同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易林萃之漸喬木无息漢女難得橘柚請佩反手離汝

案本亦作

禱神得佩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  
此以意改耳今據易林言喬木无息則知齊詩亦作不可休  
息與毛文同

又頤之既濟漢有游女人不可得

補

又噬嗑之困二女寶珠誤鄭大夫君父無禮自爲作笑

補

喬樅謹案鄭交甫逢二女於江漢之湄請其佩珠事見劉向  
列仙傳此言二女寶珠誤鄭大夫又言橘柚請佩反手離汝  
與魯詩說合是三家義並同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周飢

易林兌之噬嗑南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惄如周飢

補



喬樅謹案周毛詩作調韓詩作輜皆以與朝音近通假說文  
翰且也从軌舟聲周舟古通用故朝飢又借周與調輜為之  
王室如燬

尔疋釋言燬火也郭璞曰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也補

喬樅謹案燬韓詩作焜見韓詩外傳及後漢書周磐傳注引

韓詩章句今據景純言燬為齊人語知齊詩當作王室如燬

矣毛詩正義引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

燬為火也臧氏鏞云尔疋釋文及邢疏並引李巡曰燬一音

火與孫說合

麟止

詩含神霧曰麟木之精路史後紀注補

麟之角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天下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破

卵則出於郊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

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罔非時張獵則去舊譌作至非是今訂正

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藝文類聚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象有武而不用與此

言武而仁說同是用齊詩之義麟木之精木性仁故麟為仁

獸角端有肉也

召南鵲巢

儀禮鄉飲酒鄭注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補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皇清經解齊詩遺說攷一



詩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

此也毛詩正義

案詩正義云詩緯主以釋此又禮記正義引詩緯復之月鵲

始巢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易林節之賁鵲巢百兩以成嘉福

采蘋

儀禮鄉飲酒鄭注采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補

被之童童夙夜在公

禮記射義采蘋樂不失職也鄭注采蘋詩篇名樂不失職者

謂采蘋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補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蘋怨王符以采蘋為

刺詩是用魯說禮家以采蘋為樂不失職則知齊詩異魯而

同毛也童童毛作僮僮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僮與童通廣

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僮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喬

樅謂鄭注射義引詩作童童據齊詩之文廣雅所載蓋採齊

詩故傳也

易林大過之小過夙夜在公不離房中得君子意補

采蘋

儀禮鄉飲酒鄭注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篇次草蟲在采蘋前王氏困學紀聞引曹粹

中詩說以為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據儀禮合樂歌周南



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芣采蘋三篇同奏是知古詩篇次原以采蘋在草蟲之前三家次第容與毛異曹氏之說非無據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射義采蘋樂循法也鄭注采蘋詩篇名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補

喬樅謹案此與毛叙義同

惟筐及筥

惟錡及釜

易林困之隨筐筥錡釜補

草蟲

憂心惓惓

易林需之小過憂心惓惓補

甘棠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初學記人事部補

易林師之蠱甘棠聽斷怡然蒙恩補

又復之巽甘棠之人解我憂凶補

鹽鐵論授時篇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案業牢二字當是築罕之譌穀梁莊二十



九年傳云民勤於力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補

喬樅謹案說苑引魯詩傳以為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桓寬用齊詩亦與劉向說苑合是魯齊說同

漢書古今人表召公周同姓補

漢書高惠文功臣表臣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庶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師古曰謂甘棠之詩是也補

齊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燕陸德明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案黃帝姓姬君

夷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為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喬樅攷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以召公為文王子則是出魯詩也孟堅此表序燕齊並稱明不以召公為文王子是據齊詩之說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易林未濟之損厭浥晨夜道多湛露灑衣濡襦重難以步補

室家不足

易林坤之屯室家不足補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易林大壯之姤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反言出爭我訟補  
又无妄之剝行露之訟貞女不行補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透迤透迤

曹大家鍼縷賦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古文苑  
二補

喬樅謹案毛詩委蛇釋文云韓詩作透迤今據曹大家賦是

齊韓文同

羔羊之革

易林謙之離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離之復同

補

喬樅謹案晉之臨首句作羔羊皮弁末句作以合萬福

素絲五纆

孟康漢書音義纆八十縷也王莽傳注補

喬樅謹案孟康注五際稱詩內傳語出齊詩則此亦用齊詩  
故傳可知也纆總字同周官掌客注曰十筥曰總釋文云總

本作纆說文纆下云布之八十縷為纆莊子則陽篇是纆纆

何為者釋文云字亦作總西京雜記曰倍紀曰纆謂八十絲

也儀禮注布八十縷為升賈疏云今亦謂之宗宗即纆也史

記孝景本紀漢書王莽傳有七纆布十纆布字並作纆然則

毛詩五總齊詩殆作五纆與

藁有梅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注師古引鄭氏云芟讀藁有梅之藁



芟零落也攷趙岐孟子章句及唐丁公著孟子音義引詩知魯韓詩並作芟然則鄭氏所引葉字當是齊詩之文毛詩葉作標與三家文異鄭氏晉灼集注云北海人臣瓚集解以爲鄭德是也

小星

樽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易林大過之夬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

補

喬樞謹案毛傳以三五在東爲三心五矚三家說無可徵經義述聞云三五在東卽下章言惟參與昴也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識曰堯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據此則漢以前相

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在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昴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矚相距甚遠心在東則矚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與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旒四旂以象營室則合東壁二星爲四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此古少於今也喬樞攷韓詩外傳言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引詩夙夜在公實命不同云云容齋隨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類亦用韓說與



毛詩義異今詳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東與文選魏文帝雜詩注呂向以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同意又云早夜晨行勞苦無功與白帖以肅肅宵征為奉使行役同解然則知齊詩之義亦同於韓矣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易林明夷之噬嗑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仲氏爰歸不肯我願

姪姊恨悔遜之異同補

又比之漸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

惡後乃大悔泰之震漸之困渙之異同補

喬樅謹案江有汜詩毛叙以為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

也今詳易林之語則知南國本求婚長女而女家不與但以仲女往媵之故明夷之噬嗑云仲氏爰歸迨嫡不以其媵備數因而恨悔此江有汜之詩所為作也後其長女所嫁反得醜惡之人乃更大悔前事比之漸云云及明夷之觀云長女不嫁後為大悔皆指此事而言毛叙以江有汜為美媵者是據其後言之蓋至江漢之閒被文王后妃之化嫡乃自悔其過此詩之作美媵之遇勞無怨又以嘉嫡之能悔過自止也宜合齊說與毛叙參觀之其義始備而當日情事亦昭然可見矣

江有沱

喬樅謹案易林言江水沱汜思附君子沱為江之別者故以



喻媵也

何彼莪矣

喬樅謹案毛詩何彼禮矣釋文引韓詩作莪莪字今文禮字古文之段借三家皆今文則字當作莪為正

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易林艮之困王姬歸齊賴其所欲以安邦國補

荀悅申鑒時事上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

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

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補

喬樅謹案據荀悅說與易林同則齊詩之解亦以為王姬下

嫁於齊也悅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

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

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為言皆本齊詩說

騶虞

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鄭注騶虞詩篇名樂官備者謂騶

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眾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補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詩汎麻樞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說

補

儀禮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乃奏騶虞以射

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豝于嗟

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補



喬樅謹案鄭君禮注兩釋騶虞詩義並與詩箋說異蓋皆據齊為解

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補

喬樅謹案晉書樂志言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

舊法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

王皆古聲辭臧氏琳以為漢樂志有雅歌詩四篇即此四曲

也

易林坤之小畜五範四軌優得饒有陳力就列騶虞悅喜補

又坤之履四足無角君子所服南征述職以惠我國補

喬樅謹案焦氏陳力就列之語與禮記言騶虞樂官備也義

合

班固東都賦制同乎梁騶又曰歷騶虞

喬樅謹案後漢書班固傳章懷太子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

騶者天子之田也攷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梁鄒惠氏棟補

注云在今鄒平縣四十里孫家領是依義則此鄒應為騶字

喬樅謂孟堅言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

文攷迹詩書今詳地理志所引多據齊詩此以梁騶為地名

載之漢志知齊詩亦解梁騶為天子之田與魯說同賈子新

書云騶者文王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周官疏引韓魯

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與賈誼解合東都賦制同梁騶之

語明亦以騶為文王之囿尙書大傳云文王囚于羑里散宜

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獻之紂以免文王



然則囿之名騶殆以此歟

一發五豮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豮生三日豮與毛詩一歲曰豮義異  
禮注引詩一發五豮五豮未詳訓義說文釋豮云牝豕也此  
稱毛詩說又云二歲能相把拏也此稱三家詩說汜麻樞以  
彼茁者葭一發五豮為草短獸肥之候是齊詩不以豮為牝  
豕名則知豮亦為獸一歲之通稱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八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國風二

邶鄘衛

詩含神霧曰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

曰地軸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州郡部三

案城字疑域之誤州上疑脫九字

詩推度災曰邶結蟪之宿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宋均注

結蟪之宿謂營室星天漢之宿謂天津也 乙巳占

喬樅謹案丹鉛總錄五引作邶國結蟪之宿營室之精趙在

翰曰結宜作蛞本草蛞蟥蜀本圖經云即蝸牛也頭有四角



廣雅云蝸牛蛻蟪也蛻蟪四角蓋營室之精

春秋元命包曰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

辰者以爲附庸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通若畢星

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禮記正義公羊  
隱元年疏補

春秋感精符曰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辰各應其州域

分野爲國作精神符驗也太平御覽  
天部補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

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

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

維維邑故邶鄘衛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

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泮泮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

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

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喬縱謹案志以詩風邶鄘衛合言則邶鄘與衛不分爲三篇

也馬瑞辰曰詩邶鄘衛所詠皆衛事不及邶鄘漕邑鄘地而

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詩曰苾彼泉水又左傳衛

北宮文子引邶詩威儀棣棣二句而稱爲衛詩吳季子觀樂

爲之歌邶鄘衛季子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

風乎則古蓋合邶鄘衛爲一篇至毛公以此詩之簡獨多始

分邶鄘爲三故漢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毛詩故訓傳

分邶鄘衛爲三卷始爲三十卷耳



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又曰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擲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易林屯之乾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

逢時復隱窮居

咸之大過同補

喬樅謹案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見李善文選注又高誘淮南注王逸楚詞注引詩並作殷憂高與王皆用魯詩是

魯韓文同今據易林云心懷大憂與王逸以殷憂爲大憂說合足證齊詩之文亦作殷憂也此詩魯家以爲衛寡夫人所作毛敘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二說迥異今詳易林仁不逢時復隱窮居云云與毛敘語合則是齊詩之說與毛同義矣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閒居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鄭注逮逮

安和之貌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威儀棣棣釋文云本或作逮逮逮棣字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引詩威儀棣棣釋文云棣本作逮漢書韋元成傳棣棣其則師古注引詩作逮逮云閒習之貌是其驗



也選字後漢書朱穆傳注引作算段氏玉裁詩經小學云選皆算字之假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亦假用選字

邁愍既多

漢書叙傳邁愍既多是用廢黜補

喬樅謹案毛詩觀閔釋文云本或作邁王逸楚詞哀時命注引詩亦作邁是魯齊文同閔當作愍此叙與幽通賦皆用齊詩也

班固幽通賦考邁愍以行謠曹大家曰言遭亂猶行謠憂思意欲救亂也補

喬樅謹案據孟堅言邁愍廢黜及惠姬遭亂憂思之語皆傷

賢者之不遇與易林說同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易林觀之革黃裏綠衣君服不宜淫酒毀常失其寵光補

喬樅謹案毛叙云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據易林說則齊詩之義亦與毛同

燕燕

禮記坊記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補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易林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

上下在位獨處補



又萃之賁泣涕長訣我心不快遠送衛野歸寧無子補

喬樞謹案此詩毛叙云莊姜送歸妾也魯詩以為定姜歸其

婦送之而作今據易林燕雀衰老及歸寧無子之語與列女

傳合則以為定姜送歸作詩者齊亦與魯同說也

頡之頡之見上易林恒之坤

佇立以泣

易林師之升佇立以泣事無成功補

下上其音見上易林恒之坤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易林師之震仲氏任只補

漢書叙傳塞淵其德補

淑慎其身

漢書叙傳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禮記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定姜無子立庶子

衍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

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補

喬樞謹案毛詩正義言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

一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

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攷二戴之學

傳自后蒼蒼治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後漢馬

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畧而行



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見釋文叙錄  
 是禮記舊說多主齊詩傳義鄭云注記時就盧君又云先師  
 亦然則坊記注是述齊詩之說也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魯  
 字疑齊字之誤蓋此篇魯齊同為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以  
 為送其婦歸而作詩齊則以為送婦歸寧并為獻公無禮而  
 作詩義亦與魯互相備魯齊詩久亡佚陸氏蓋據前儒之遺  
 說王氏詩攷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  
 作魯矣

日月

易林豫之睽月趨日步趣不同舍妻夫反目主君失居小畜  
人同補

喬樞謹案此言妻夫反目主君失居與毛叙云莊姜傷已不  
 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其義並同

日居月諸

易林升之革日居月諸遇暗不明補

終風

易林頤之升終風東西散渙四分終日至暮不見子權補

喬樞謹案毛傳終日風為終風釋文引韓詩云終風西風也  
 胡承琪曰終之與西殊不相涉說文終古文作夨泰古文作  
 𠄎形近易溷韓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依爾雅釋為西風韓  
 家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喬樞謂詳易林終風東西散渙  
 四分之語是齊詩文與毛同亦以終風為終日之風也



擊鼓

易林家人之同人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

補

喬縱謹案鄭君詩箋言歎其棄約不相親信卽焦氏所云威令不行也鄭君蓋用齊義改毛

諷風

易林咸之家人諷風無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爲人所苦補

諷風自南

班固幽通賦飄飄風而蟬蛻兮曹大家曰南風曰飄風文選注引

補

喬縱謹案毛詩作凱風凱風古今字之異廣韻十五海云凱

南風也亦作凱

在浚之下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大戴禮立孝篇詩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辯曰

七子自責任過之辭補

喬縱謹案盧注中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范寧郭象諸

人則所稱述亦多魏晉以前舊說也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泳淺則揭

易林泰之坤濟深難渡濡我衣袴補



說文水部詩曰深則砮

補

玉篇水部水深至心曰砮

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砮履后渡水也从水后又重文灑云砮或从厲戴氏震毛鄭詩攷正曰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厲也邵氏晉涵尔正正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尔正不可易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義本尔正即韓詩亦與尔正同義也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未嘗不以厲為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尚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固以喻見意不必因履后渡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喬樅謂說文引詩深則砮此據齊詩之文重文作灑者魯詩也何以驗之劉向世傳魯詩楚詞九嘆云權舟航以橫灑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灑字並作灑是本魯詩深則灑之語尔正以衣涉水曰厲釋文云本作灑尔正亦魯詩之學也毛韓同作厲則砮字為齊詩無疑易林言濟深難渡濡我衣袴即所謂以衣涉水也由帶以上則水深至心矣故云水深至心曰砮是齊詩亦與爾雅義同至履后渡水之訓說文別為一義與下文引詩無涉戴氏合為一說非是玉篇水深至心曰砮蓋即齊詩遺說而顧氏採之耳

雍雍鳴駟旭日始旦

皇清經解新編

齊詩遺說攷二



鹽鐵論結和篇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補

喬樅謹案雍雍毛詩作雝雝魯詩作噍噍駟魯韓毛皆作雁

惟齊詩文異廣雅釋鳥雁鵠鵠也雁與駟同亦或作鵠鄭注

大射儀引淮南子曰鵠鵠知來今淮南汜論訓鵠作乾云乾

鵠知來而不知往高誘注曰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

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卑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

不知往也又說文云雁鵠山鵠知來事鳥也雁鵠與鵠鵠聲

相近作乾者假借字今攷鹽鐵論引詩下云登得前利不念

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

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詳次公引詩之意

亦言其知來而不知往故以吳秦之事證明其說則知齊詩

以駟爲駟鵠與魯韓毛之義迥異矣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易林豫卦冰泮將散鳴雁雍雍丁男長女可以會同生育賢

人補

喬樅謹案此雁字蓋准之譌

谷風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

注此詩故親合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芣采菲取一善而已

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合名我願與

女同死矣補



喬樞謹案此注與詩箋義異鄭君又引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是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之意然則此詩齊說殆不以爲棄婦之辭矣

春秋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此之謂也

補

喬樞謹案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則仲舒所習詩自非魯家也韓嬰以治詩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嬰嘗與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則仲舒所習詩更非韓家也攷儒林傳言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董仲舒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等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公羊有嚴顏及冷任筦冥之學皆所傳授也公羊氏本齊學轅固生詩亦齊學則其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武帝初卽位轅生復以賢良徵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是公孫宏事胡毋生又事轅固生故固戒之如此然則公羊氏爲齊學治公羊者其於詩亦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者其於詩亦主魯也又后蒼爲齊詩蒼嘗師事孟卿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后蒼傳又言蒼事夏侯始昌始



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是知史漢書言某人治某經特舉其最明者而言其實未始不兼通五經如始昌爲轅生弟子始昌通五經則轅生之通五經可知董仲舒傳言治春秋而於江公傳云仲舒通五經尤其明驗春秋繁露釋此詩采葑二語爲取其十美不盡其失與禮記注去取一善而已不求備於一人同意足證其皆用齊詩之義也

又制度篇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補

喬樞謹案董子此節即述坊記語而申釋其義也

涇以渭濁 班固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補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鄭注言

我尙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之後人乎

補

喬樞謹案禮記釋文云我今毛詩作我躬攷魯韓詩亦作我躬皇皆作違是齊詩之文與彼字異馬瑞辰曰今對後言躬

與今雙聲字故通用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我躬不說據杜

注曰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知杜預所見經文

原作我今不說故以今我釋詩我今也

方之舟之

班固西都賦方舟並駕

補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禮記檀弓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扶服本又作匍匐攷魯詩作扶服見漢書谷永傳齊詩文與魯同其又作匍匐者後人順毛改之孔子閒居篇作匍匐亦改字耳鹽鐵論論儒篇云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語意略同

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庸不售

易林小畜之蠱賈庸不售讎困為害

補

喬樅謹案庸毛詩作用用庸古通音義並同

式微

漢書地理志東郡黎縣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

喬樅謹案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又魏郡黎陽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攷水經河水篇云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酈道元注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引晉灼說云云又瓠子河注云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引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所謂胡為乎泥中疑此城也胡承珙云漢書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為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黎陽屬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即開州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寰宇記謂黎陽縣以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不得以黎陽為其本國黎縣



爲其寓居胡說良趨其上黨壺關之黎國則左傳宣十五年  
所云赤狄潞氏奪黎氏地者黎與潞逼近並屬上黨郡此乃  
詩之黎侯本國也

易林小畜之謙式微式微憂禍相絆隔以巖山室家分散歸

之困同補

喬樞謹案魏郡黎陽黎山在其南故焦氏有隔以巖山室家  
分散之語

旄邱

易林豫之大壯過時不歸雌雄苦悲徘徊外國與叔分離比

隨叔作母蓋字之譌補

何其久也必有似也

儀禮特牲饋食養有以也鄭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似也

之似補

喬樞謹案似毛詩作以傳云必有功德也鄭君引作有似

蓋齊詩文與毛異今本儀禮注疏似作以盧氏文弼云經養

有以釋文云依注音似則注本作似明矣喬樞案下文注既

知似先祖之德尙作似字不誤

簡兮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羽籥籥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補

喬樞謹案樂記注引詩一語文同又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

舞者所吹也引此詩爲證



公言錫爵

易林遯之兌左手執籥公言錫爵補

泉水

亦流于淇

漢書地理志邯鄲詩曰亦流于淇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儀禮士虞禮鄭注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補

喬樅謹案濟毛詩作涕涕濟字同文選注二十及二十八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九引詩並作濟禹貢濟河惟兗州浮于濟潔達於濟東流為濟漢書地理志

皆作涕泥毛詩作禰韓詩作坭坭坭古通尔疋泥邱釋文云本又作坭可證也鄭注于泥釋文本作于禰音乃禮反又載劉昌宗本作泥音同今注疏本亦作禰皆後人順毛改字耳馬瑞辰曰泥卽式微之泥中在漢黎陽今衛輝府濬縣地與須曹之在滑縣者相近

駕言出遊

易林解卦駕言出遊補

北門

政事一埤益我

禮記玉藻鄭注紕讀如埤益之埤補

北風

皇清經解續編

齊詩遺說攷二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易林晉之否北風寒涼雨雪益冰憂思不樂哀悲傷心補

又否之損北風牽手相從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噬嗑之乾同

補

其虛其徐

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曰虛徐狐疑也詩曰

其虛其徐補

喬樅謹案毛詩其虛其邪鄭箋讀邪如徐謂威儀虛徐寬仁者蓋從介正釋訓之說是據魯詩為解惠姬狐疑之訓是用齊詩與魯毛義異管子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惠氏棟謂邪當讀如徐虛徐狐疑也亦用曹大家說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俊而不見搔首踟蹰

易林師之同人季姬踟蹰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補

又同人之隨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居室

無憂補

喬樅謹案換之遯略同惟無末一句又謙之巽作季姜躊蹰

待孟城隅姜字是姬之譌

又大有之隨躑躅踟蹰撫心搔首五晝四夜睹戰齊侯補

喬樅謹案左傳言齊桓公有長衛姬少衛姬疑易林所云季

姬即指少衛姬戴氏震云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冕而親迎惟

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故詩云俟于城



隅易林云結衿待時終日至暮也列女傳亦載齊桓衛姬事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  
公加馬厥使治內立為夫人今詳焦氏有居室無憂語與列  
女傳言衛姬信而有行桓公善之立為夫人使聽內治說合  
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蓋美之也然則齊詩之義不  
以此詩為刺與毛叙說迥殊矣

說文人部僂仿佛也詩曰僂而不見

補

喬樅謹案僂韓毛詩作愛魯詩作蔓說文僂下所引是從齊  
詩故與魯韓毛文異禮記祭義云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  
正義引詩云僂而不見今注疏本仍作愛而不見段氏玉裁  
以為愛當作僂段氏說是也僂而不見是齊詩之文必禮記  
舊說有據齊詩以證祭義者故孔氏沿用其說耳

新臺

易林歸妹之蠱陰陽隔塞許嫁不答旄邱新臺悔往歎息

晉之

无妄同  
補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是齊詩以旄邱新臺二詩為一時事矣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河水洋洋

案顏師古所據漢書本作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

盧文弨曰洋洋疑字誤或本作洋字从水羊聲即河水瀾瀾

也洋字見廣疋釋邱今亦譌為洋班氏明引邶詩知必非逸

句也顧廣圻云影宋本廣雅作泮集韻泮字載十九侯盧讀



作泮非是今案玉篇水部瀾深也盛也泮亦瀾字集韵四紙  
彌瀾泮同字訓水盛兒集韵彌當為瀾誤脫水旁耳類篇十  
一中水部瀾或作泮據此數證盧說謂泮即瀾良趨但不當  
引廣雅以亂之耳集韵類篇雖引廣雅泮泮泮也然玉篇廣  
韵皆無此字王氏廣雅疏證以為涘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  
作泮其訓為涯豈可以當詩之瀾瀾乎顧說殊誤

得此醜醜

說文黽部醜醜詹諸也詩曰得此醜醜言其行醜醜補

喬樅謹案毛詩得此戚施魯韓同文魯訓面柔與毛同義韓  
訓蟾蜍與毛異解說文所稱當據齊詩之文其訓為詹諸與  
韓詩合醜醜戚施以音近相轉言其行醜醜者猶云其行施

施也

二子乘舟

漢書古今人表衛太子伋公子壽列上之下補

喬樅謹案此詩魯說以為衛伋傅母作毛叙以為國人傷伋  
壽之死思之而作漢書古今人表蓋據齊詩採入

庸柏舟

在彼中河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彼中河

喬樅謹案師古集注云庸字或作鄘攷說文鄘南夷國謂牧  
誓之庸蜀也詩邶庸衛當作庸字為正

牆有茨



易林小過之小畜大椎破穀長舌亂國墻茨之言二世不安

補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禮記明堂位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

補

喬縱謹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

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祿辟邪南山豐大

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續漢輿服志多本蔡邕車服意

之文邕用魯詩是魯齊說同

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彼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易林師之噬嗑采唐沫鄉要我桑中失信不會憂思約帶臨

大過无妄之恒  
異之乾同 補

又蠱之謙采唐沫鄉期于桑中失期不會憂思忡忡補

又艮之解三十无室寄宿桑中上宮長女不得來同使我失

期補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送我淇上

喬縱謹案水經注云朝歌城本沫邑也詩曰沫之鄉矣武丁

遷居之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云朝歌歌不時也朝歌

桑中皆在沫邑染紂之敝化故地理志云衛有桑閒濮上之



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是其聲俗之淫也

鶉之賁賁

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禮記表記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鄭

注姜姜賁賁爭鬥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為惡人為君亦使我

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喬樅謹案姜姜毛詩作疆疆賁賁毛詩作奔奔鄭箋用韓說

以奔奔疆疆為言其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此表記注義

與毛韓不同又高誘呂覽壹行篇注云賁色不絕也引此詩

為證誘用魯說其義亦與記注異則此注之為齊說亦顯然

矣

定之方中

春秋元命包曰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為室

史記

天官書索隱補

喬樅謹案爾雅營室謂之定毛傳亦云定營室也鄭箋以為

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用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據開元占

經六十一引鄒萌云營室二星為西壁與東壁二星合而為

四其形開方似口故名椒觥之口營室二星春秋緯言十星

者中二星為室繞室三向兩兩而居曰離宮離宮之下二星

曰東壁統而言之皆得謂之營室故云十星也

駮牝三千

易林恒之鼎駮牝龍身日取三千

補



蠅

易林蠱之復蠅螻充側佞人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无妄之臨

震之井同補

喬樅謹案春秋演孔圖云虹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感於毀譽又感精符云九女並譎則九虹竝見文耀鉤云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姬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宋均注言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或於妻黨之象也其義與易林釋蠅螻詩同皆用齊家之說蠅毛詩作蠅

蠅螻在東莫之敢指

後漢書郎顛對章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補

喬樅謹案韓詩云詩人言蠅螻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郎顛用齊詩其說亦與韓合是齊韓義同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

荀爽易注曰雲上升極則降而為雨故詩云朝躋于西崇朝

其雨補

喬樅謹案躋毛詩作躋與齊詩文異臧氏鏞云說文躋升也無躋字凡經典躋字俱當作躋周官視祲注云躋虹也引詩云朝躋于西此謂氣升於西見為虹蜺非即以躋為虹名先鄭司農亦云躋者升氣是也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存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鄭注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干旄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易林師之隨干旄旌旗執幟在郊雖有寶珠無路致之豫之中孚

履之解解之未濟同補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浚之郊

載馳

易林比之家人懿公淺愚不深受諫無援失國為狄所滅睽之

師革之益同補

又噬嗑之訟大蛇巨魚戰於國郊上下隔塞衛侯廬漕補

喬樅謹案歸妹之坎作君臣隔塞戴公出廬

樂稽耀嘉曰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

均注救謂使公子無虧成之毛詩正義補

言至于漕見上易林噬嗑之訟

喬樅謹案漕字與毛詩文同魯詩作曹左傳亦皆作曹

大夫輶涉

儀禮聘禮鄭注詩傳曰輶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

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

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輶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



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行遂舍於近郊矣其牲  
犬羊可也補

喬樅謹案較涉毛詩作跋涉韓詩文同此所引詩傳齊詩內  
傳文也以較為道祭足補毛韓所未備之義

陟彼阿邱言採其蠶

易林解之大畜採蠶山頭終安不傾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草苧貝母釋文云苧一作蠶淮南汜論訓

注引詩言采其苧此據魯詩文毛詩作蠶乃苧之假借齊詩

蠶字即蠶之省文

衛淇澳

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鄭注澳  
隈崖也棗竹猗猗喻美盛貌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澳本亦作奧又作隩毛詩字正作奧奧

者澳之古文棗毛詩作綠魯詩同作棗竹韓詩作蕩魯詩同

作竹斐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韓詩作邲匪邲皆假

借字瑳毛詩作磋說苑建本篇引詩亦作瑳蓋魯齊文同摩

禮記釋文云本亦作磨毛詩如磨釋文云本又作摩是磨摩

古通余疋釋訓石謂之磨摩其假借也喧毛作咍韓作宣禮

記釋文喧本亦作咍余疋釋訓作煇釋文云今並作咍字音



同誼毛作諼三家之文多與毛異禮記皆據齊詩

漢書地理志衛詩曰瞻彼淇澳

班彪遊居賦瞻淇奧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

藝文類聚二十八

喬樅謹案綠詩當作棗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喬樅又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引草木疏云奧亦水名張華博

物志言肥水謂之澳水流入于淇酈道元水經淇水注曰毛

言奧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于淇

非所究也喬樅攷淇奧禮記引作淇澳是據齊詩之文鄭君

注釋澳爲隈崖此用尔正訓義也元恪草木疏兼採三家詩

說以奧爲水名當是齊詩之異義博物志所載亦摭摭漢儒

三家詩說酈道元不見齊詩故云非所究也又棗竹猗猗任

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戴凱之竹譜云

竹根深耐寒茂被淇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酈道元水

經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

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

王芻編艸不異毛注喬樅謂以竹爲竹箭之竹當亦齊詩異

義據班彪遊居賦云云是淇園產竹與漢書語合又班固竹

扇賦青青之竹形兆直亦即用淇澳詩棗竹青青語班氏治

齊詩者也梁元帝賦竹詩曰淇園節復脩可見漢人解詩異

義至六朝時尚有此說任記戴譜之語正非無據道元據時

所見以今疑古非通識也

馬援與楊廣書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後漢書本傳補



喬樅謹案接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見東觀漢記後漢書本傳言援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攷漢書儒林傳

云匡衡授潁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昌疑字之誤

易林坤之巽赫喧君子樂以忠憂

補

考盤

考盤在澗

漢書叙傳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衛風曰考盤在澗

補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文選三都賦注引韓詩曰考盤在干

干亦與澗通小雅斯干毛傳云干澗也易鴻漸於干釋文引

荀王注並云干山閒澗水也是其明證

碩人

衣錦綉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綉惡其文之著也

補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綉衣此云尚綉者斷

絕詩文也綉釋文云本又作穎詩作褻攷列女傳引詩衣錦

綉衣是魯詩亦作綉字士昏禮被穎穎與綉同尚書大傳衣

錦尚穎穎即穎字也馬瑞辰曰褻綉穎皆縠之段借說文縠

泉屬引詩衣錦縠衣又云褻縠也引詩衣錦褻衣蓋以縠為

衣取其在塗蔽塵則曰褻褻之言明也外蔽塵使衣鮮明也

與齊之有明衣取義正同士昏禮姆如景注云景之制蓋如

明衣是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



皇清系角糾糸  
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筭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尙褻而  
已補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衛詩曰河水洋洋

易林豫之家人夫婦相背和氣弗處陰陽俱否莊姜無子補

喬樅謹案此詩魯家以爲齊女傅姆所作是賦於莊姜始至之時毛叙則云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其說互異今詳易林語意知齊家亦以碩人詩爲閔莊姜無子與毛說同

氓

易林蒙之困氓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補

喬樅謹案夫之兌首句作以緡易絲緡字疑婚之譌謂以婚而託言易絲也卽詩匪來貿絲來卽我謀之意或據如淳說名錢爲緡證焦氏是以緡釋布其義非也

抱布貿絲

鹽鐵論錯幣篇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謂刀幣也此釋抱布貿絲與毛義不同蓋齊詩之說云然

易林解之乾抱布貿絲補

來卽我謀

易林萃之歸妹來卽我謀補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易林坤之井三女求夫伺候山隅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補

喬樅謹案乾之家人解之家人末句並作長思憂歎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禮記坊記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

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補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傳去兆卦之體箋說同韓詩訓履為

幸見陸氏釋文鄭君禮記注義與毛韓並異而於易林棄禮

急情卒罹悔憂云云語意正合是據齊詩為說故訓義並同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易林履之噬嗑桑之將落隕其黃葉失勢傾側而無所立泰

无妄剝之震小  
過之復同 補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鄭注此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

和悅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

哉無如此人何怨深也補

喬樅謹案釋文云信誓本亦作矢誓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荀爽女誡詩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



斯百葉之祉 藝文類聚二  
十三 補

河廣

鹽鐵論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曰有求如  
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為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  
是詩嚴氏詩緝云襄公時衛亦遷于河南是此詩與宋桓夫  
人情事不合今據鹽鐵論好德如河廣之語齊說殆與毛殊  
誰謂宋遠企予望之

易林觀之明夷企立望宋 補

伯兮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易林大過之訟秉鉞執殳挑戰先驅不役元帥敗破為憂 補  
又解之蹇四姦為殘齊魯道難前驅執殳戒守无患 補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易林節之謙伯去我東首髮如蓬長夜不寐展轉空牀內

惆悵憂摧肝腸 補

喬樅謹案姤之遯比之復詞意略同伯去我東北之復伯字

作季葢文譌耳

有狐

易林觀之蠱長女三嫁進退無羞逐狐作妖行者離憂 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為刺時今詳易林語則齊詩說亦刺



婦人喪其妃耦欲為室之詞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九終

善化劉鐸校  
相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二

侯官陳喬樞撰

齊詩國風三

王風

詩推度災曰王天猶箕斗

乙巳

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屏蕃四方

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褻似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雒邑

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

補

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郊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

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

易林井之升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百福佑



豐實堅固不落補

喬樅謹案兌之震章運作建七作八豐實作盤結

君子于役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班彪北征賦日晡晡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

情兮哀詩人之嘆時補

詩汜麻樞曰牛羊來暮說郭補

喬樅謹案毛詩羊牛下來文選注引作牛羊今據詩緯及班

彪賦語則齊詩文不作羊牛也

葛藟

易林泰之蒙葛藟蒙棘華不得實讒言亂政使恩壅塞師之中孚

蟲之明夷節之蹇同補

喬樅謹案毛傳以葛藟為族人刺王之詩采葛為使臣懼讒

之詩今觀易林語則齊詩亦以葛藟之作由讒言亂政而寡

於恩施故族人以為刺耳

大車

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昭二十五年補

喬樅謹案公羊家為齊學禮家與齊詩同一師傅何休此注

是述公羊師說其以大車為大夫之車與毛傳合足見此詩

齊亦與毛同義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儀禮親禮鄭注監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噉日補

鄭風

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乙巳

漢書地理志京兆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河南郡新鄭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

又曰韓地角氏亢之分野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

又曰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土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漢書叙傳鄭衛荒淫風流民化

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補

喬樅謹案鄭君周禮注緇布衣積素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之宜兮爲證賈疏又引此詩適子之館兮卽匠



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馬宮正所謂次者是也

大叔于田

禮禘暴虎

漢書匡衡上疏曰鄭伯好勇而鄭人暴虎師古曰鄭風大叔  
一于田之篇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手搏虎取而獻之

清人

易林師之睽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觀之升遜

之鼎同補

喬樅謹案賁之艮多公子奉請王孫嘉許一語攷漢書古今  
人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據毛詩叙云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知古今人表孫字乃子之譌今證以易林

公子奉請之語則素為公子明矣焦循謂素即僖二年帥師  
入渭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是也

又豐之頤慈母望子遙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咸之旅同補

河上乎逍遙

易林无妄之旅清人逍遙未歸空閑補

羔裘

邦之司直

漢書蓋寬饒等傳贊離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師古曰  
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

直之任也補

喬樅謹案國之司直句又見漢書叙傳詩本邦字此引作國



者漢人避高祖諱也

邦之彥兮

漢書叙傳邦家之彥

補

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于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易林豐之艮鷄鳴同興思配无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

漸之鼎同

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為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據易林云云則齊詩與毛說同

雜佩以贈之

大戴禮保傅篇珮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身玼珠以納其

閒琚瑀以雜之盧辯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衝有中身在旁納

于衡璜衝身之閒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

美玉琚石次玉

補

喬樅謹案鄭君周官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蔥衡下有雙

璜衡身蠙珠以納其閒賈疏以詩傳為韓詩傳今據大戴禮

保傅篇所言佩玉之制與鄭引詩傳同而說較詳大戴禮有

琚瑀以雜之之語與此詩言雜佩尤合是齊說所本也鄭君

於詩兼通三家唐時齊魯詩已亡故賈氏祇據所見韓詩傳

為證耳

山有扶蘇

不見子都



易林蠱之比視暗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補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易林隨之大過思我狡童不見子充補

狡童

彼狡童兮

易林損之大畜嬰兒駭笑未有所識狡童而爭亂我政事補

丰

衣錦綱衣裳錦綱裳

禮記玉藻鄭注詩云衣錦綱衣裳錦綱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

喬樅謹案綱毛詩作繫此所引詩作綱與劉向引碩人詩作

綱衣者合蓋齊魯今文同為綱字也

東門之墀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

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墀茹蘆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補

喬樅謹案毛叙以此詩為刺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姜

炳璋詩序廣義云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

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玩易林與此銘是皆

以此詩與杜杜緇衣同旨蓋謂賢人居鄭之東門君若臣莫

能以禮致之室邇而人遠也詩言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意不

必其為淫奔之詩然則齊說殆與毛殊矣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漢書地理志鄭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閔亂之作今據地理志言鄭俗男女亟聚會而引此詩爲證則是齊說不以此爲男女相棄而思保其室家也

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

補

縞衣緹巾

說文系部緹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緹巾未嫁女所服

補

喬樅謹案許以緹巾爲未嫁者之服則不指喪亂之室家而言此足證班志男女亟聚會之說叔重蓋據齊詩又大戴禮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

綠色卽所謂蒼艾色禮家之說是齊詩所本也

溱洧

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

恂恂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

漢書地理志鄭詩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恂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灌灌水流通也菅蘭也恂信也恂大也伊惟也謔戲言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於其間言相贈遺信大樂矣惟言戲謔也

喬樅謹案灌灌毛詩作渙韓詩作洄說文引詩作洧字異而義並同玉篇洧爲洄之重文李善文選注兩引漢書息夫躬



傳萑蘭云萑與汎古今字可證也管毛詩作蘭韓作蘭管即  
蘭之假借山海經西山經云天帝之山多管蕙以管與蕙連  
文明管為香草即所謂蘭也恂盱毛作詢訃魯作詢訃惟韓  
詩文與齊同又攷兩漢書注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韓  
詩傳注皆謂三月桃華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  
秉蘭拂除師古此注獨言仲春之月與韓說不同者此必班  
書音義中漢魏諸儒所據齊詩之說而小顏襲用之耳

齊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詩含神霧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閒土地汙泥流之所

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宮角

太平御覽十  
八又七十四

案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九引至利之所聚首句作夫齊之地  
又一百十二引首句及律中二句宮角作羽

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埜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  
時有季荊湯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  
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呂封師尚父是  
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

易林頤之漸姬蕁姜望為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子孫

億昌 補

鷄鳴

易林夬之屯鷄鳴失時君騷相憂 補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鷄鳴讒人也列女傳言緹縈上書闕下歌鷄鳴之詩亦取無罪被讒意文選李善注引班固歌詩曰闕下歌鷄鳴是三家說同今詳易林鷄鳴失時君騷相憂之語詩意殆以遠色去讒爲戒而欲其早朝聽政與

營

子之營兮遭我虜囷之間兮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尙父所封臣瓚曰臨淄卽營邱晏子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今齊之城中有邱卽營邱也師古曰築營之邱言於營邱地築城邑

又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囷之間兮師

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囷山名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囷山也囷字或作猓亦作囷

案師古此注必本漢書音義舊說

喬樅謹案營毛詩作還韓詩作猓又毛詩釋文載崔靈恩集注本猓作囷鄺道元水經淄水注云營邱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道元不及見齊詩淄水篇引詩作營亦採前儒遺說耳錢氏大昕云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說文引作自營爲厶是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注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士喪禮布巾環幅注古文環作還左傳還鄭而南及道還公宮釋文並云還本作環營亦與還聲近故古文假借用之



子之茂兮

子之昌兮

崔靈恩集注曰茂昌俱齊地

讀詩記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茂美也昌盛也與首章訓還為便捷一例皆不以三者為地名韓詩還作媿訓為好貌則知茂昌之訓亦不以為地名矣崔集注本猶作嘯與班志引齊詩合又釋茂昌俱為齊地與班志引詩子之營兮以營為營邱合皆據齊詩遺說崔集眾解為毛詩集注三家之義必多所採拾也

著

俟我於著乎而

漢書地理志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公羊傳解詁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

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隱公二年補

喬樅謹案著毛詩叙云刺詩也時不親迎也正義謂毛以首

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鄭以為

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偃師武億據公羊注以釋此詩馬

瑞辰曰武說是也詩刺時不親迎故錯陳三代之禮首章俟

著於門戶為近即周人迎於戶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夏

殷禮合較毛鄭說為允說苑修文篇說親迎之禮言夫人戒

女女拜乃親引其子授夫于戶正周人逆於戶之證著與宁

通喬樅謂公羊注所云夏后氏逆於庭三語亦見尚書大傳

今文尚書亦齊學也齊家釋此詩其說當同師古漢志注以



著為地名即濟南郡著縣又引一說門屏之間曰著胡承瑛

曰濟南之著韋昭音弛咨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志亦

作著顏氏乃音竹庶反以韋昭為失竝謂即齊風之著皆非

也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易林同人之中孚衣裳顛倒為玉來呼成就東周邦國大休

補

班固奏記四方之士顛倒衣裳

補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含神霧曰起居無常

北堂書鈔二十一

案此疑亦說齊風東方未明之文毛詩序曰朝廷興居無節

與此語意正同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易林咸之賁雄狐綏綏登山崔嵬

損之无妄同補

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

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

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鄭注伐柯伐木以

為柯也執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



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  
其田補

喬樅謹案伐柯毛詩作析薪橫從毛詩作衡從韓詩作橫由  
鄭君此注釋橫從為橫行治田據齊詩為解與毛韓義微異  
儀禮士昏禮鄭注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  
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補

易林小過之益執斧破薪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御飲酒既濟

之中字同補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

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  
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

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補

勞心怵怵

易林蒙之損怵怵怵怵如將不活補

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易林遯之大過敝笱在梁魴逸不禁補

載驅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易林屯之大過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蹇



比內之訟中孚  
之離同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釋文發引韓詩云發旦也觀焦氏言齊子旦夕云云是齊說以發夕為旦夕與韓詩訓同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為大蠶夜半三通為戒晨旦明五通為發明是亦以發為旦也

汶水湯湯

漢書地理志魯國汶陽補

魏風

詩推度災曰魏天宿牽牛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叙部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又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

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

葛履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易林困之中孚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子紡績善織南

國饒足取之有息補

喬樅謹案摻摻韓詩作織織攷說文織好手貌引詩織織女

手从手鐵聲則作摻作織皆攷之段借也摻織同音故得通

用爾雅繻帛摻釋文繻本或作織是其顯證

好人提提

禮記檀弓鄭注提提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補

喬樅謹案提提魯詩作媷媷又白帖十二及說文繫傳引詩



作提提此韓詩之異文鄭君注禮時未見毛傳而訓提為安舒與毛義相近提提皆媿之假借禮記釋文作折折乃提之譌字耳又漢書叙傳娒娒公主孟康曰娒音題娒娒惕惕愛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娒娒好貌魏詩葛屨之篇好人提提音義同耳今案余疋釋訓怗怗惕惕愛也郭璞注云詩心焉惕惕韓詩以為悅人故言愛也怗怗未詳釋文引李巡曰怗怗和適之愛也攷說文怗愛也娒美女也或從氏作媿娒字同媿媿音同得相假借惟美女故悅而愛之師古不知以孟說為非過矣氏是古多通用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故字之从是从氏者如提媿媿娒皆得通假安舒之訓即所謂好貌疑齊詩之說讀提如

娒班氏叙傳語亦本齊詩故傳也

汾沮洳

彼汾一曲

漢書地理志詩曰彼汾一曲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後漢書荀爽貽書曰陟岵瞻望惟日為歲

補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已

易林泰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

補

伐檀

鹽鐵論國疾篇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



困窮而家私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

賓諸河之干兮

禮記中庸鄭注示讀如賓諸河干之賓賓置也

補

喬樅謹案諸毛詩作之齊詩二章並作諸漢書地理志引第

二章賓諸河之側可證也孟堅据齊詩鄭君記注引與孟堅

同是其用齊詩之明驗

有懸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易林乾之震懸貍素餐居非其安失輿剝盧休坐徒居

頤之益同

補

又謙之坎懸貍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

補

賓諸河之側兮

漢書地理志詩曰賓諸河之側

坎坎伐輻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

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喬樅謹案董子引詩第二章餐字當作食故云先事後食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

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

補

喬樅謹案滄毛詩作飡箋云飡讀如魚飡之飡正義引說文

云飡水澆飯也今攷說文云飡舖也从夕食無水澆飯也之

語釋文引字林云飡水澆飯也玉篇亦曰飡水澆飯也列子



說符云而下壺飧以舖之注飧水澆飯也漢書王莽傳為設  
飧粥注曰飧古澮字然則飧本訓夕食其訓作以水澆飯者  
皆是澮之假借說文澮字云餐或从水從水者有以水澆飯  
之義古文即假用餐飧二字說文特偏舉耳鄭讀飧如魚飧  
之飧是以飧為澮之假借從三家詩今文為訓

碩鼠

鹽鐵論取下篇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  
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言履畝稅而碩鼠作語與次公合  
是魯齊詩說同

易林萃之乾碩鼠四足飛不上屋困之需同補

喬樅謹案尔疋釋獸鼠屬有鼯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鼯  
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君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  
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  
之謂五技今据易林語是齊詩說亦以碩鼠為五技之鼠與  
魯詩同義

唐風

詩推度災曰唐天宿奎婁乙巳  
詩含神霧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  
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外急而內仁五字从太平寰宇記河東道四

引此唐堯之所處太平御覽二十六

喬樅謹案儉而好畜句太平寰宇記引作善而蓄積與匡衡



語合

漢書匡衡疏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易林臨之否唐邑之墟晉人以居虞叔受福實既是國世載

其樂補

又睽之坤邑姜叔子天文在手實沈參墟封為晉侯補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又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

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

樞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喬樞謹案山樞師古注云音甌攷尔疋樞莖釋文云樞烏侯

反本或作藎是藎與藎同作藎者魯詩之文作藎者齊詩之

文漢書引詩當本作藎故師古音甌讀為烏侯反也

蟋蟀

鹽鐵論通有篇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孔子曰太儉極下此

蟋蟀所為作也補

蟋蟀在堂

詩汎麻樞田蟋蟀在堂流火西也說郛補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漢書地理志蟋蟀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山樞

宛其死矣它是媮

漢書地理志山樞之篇曰宛其死矣它是媮



喬樅謹案媮毛詩作愉鄭箋讀愉曰愉愉取也漢志据齊詩故文作媮又張衡西京賦鑿戒唐詩他人是媮平子用魯詩是魯齊文同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媮注云媮與愉同集韻愉或从女愉或从心則媮愉愉吉皆通用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於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易林否之師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皋沃得君

所願心志娛樂

豫之小過震之屯同補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云衣素表朱卽素衣朱襮襮之爲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爲襮高誘注曰襮表也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修襮而內逼

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爲表與毛傳襮領也義異蓋本三家之訓喬樅謂易林用齊詩則訓襮爲表卽本齊詩故傳也

素衣朱宵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詩有素衣朱宵

補

喬樅謹案儀禮宵衣鄭以爲此衣染之以黑其縉本名爲宵記有元宵衣正義云此字據形聲爲綃從糸肖聲但詩及禮記皆作宵字故鄭引詩及禮記爲證喬樅謂士昏禮注破宵爲綃是據魯詩素衣朱綃之文齊詩假宵爲綃毛詩又假繡爲綃也

從子于皋



喬樅謹案易林云遊戲皋沃王氏念孫曰詩卽詩從子于沃  
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鼬公羊作  
浩油亦正皋皋瑁瑁樊光本皋皋作浩浩是其證也

羔裘豹祛

易林蹇之家人羔裘豹祛

補

鵠羽

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鹽鐵論執務篇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吏不

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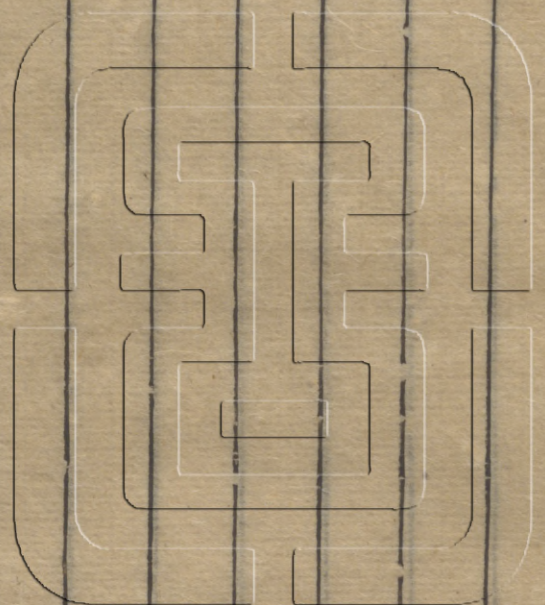
易林訟之復王事靡盬秋無所收

補

葛生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漢書地理志葛生之篇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小實

